

李义凡 张文和 著

走近刘少奇

zoujinliushaoqi

中央文献出版社

走近刘少奇

李义凡 张文和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近刘少奇/李义凡,张文和著. -2 版.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9

ISBN 978-7-5073-2487-7

I. 走… II. ①李… ②张… III. 刘少奇(1898~1969)—人物研究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4699 号

走近刘少奇

著者/李义凡 张文和

责任编辑/文献

封面设计/慧 泉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 址/<http://www.zywxpress.com>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金保真公司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680×960mm 16 开 24 印张 320 千字

2008 年 10 月第 2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978-7-5073-2487-7 定价:45.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录

前面的话	1
一、家世	3
1.1 炭子冲：山川资俊杰	3
1.2 家世	5
1.3 同胞亲情	11
二、青少年时代	15
2.1 故乡求学与三次改名	15
2.2 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	23
2.3 少年有奇志	29
三、年轻的工人运动领袖	35
3.1 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中崭露头角	35
3.2 升任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	41
3.3 历史事实和功绩不容歪曲和抹煞	43
3.4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建功立业	50

四、“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55
4.1 从天津到沈阳	57
4.2 从莫斯科到上海	60
4.3 从上海到瑞金	65
五、莫须有的罪名：“叛徒、内奸、工贼”	68
5.1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是怎样成立的？	69
5.2 所谓“潜逃长沙”与被捕“叛变”	77
5.3 所谓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	84
5.4 所谓在沈阳被捕“叛变”	95
5.5 伪证为何能够又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104
六、“六十人叛徒集团案”之历史原委	110
6.1 受命于危难之时	110
6.2 “六十人案”的缘起	113
6.3 “醉翁之意不在酒”	122
6.4 乌云遮不住太阳	129
七、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138
7.1 批判“左”倾错误理论的先锋	138
7.2 华北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的开创者	143
7.3 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卓越领导人	150
7.4 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160

八、革命伴侣——王光美	165
8.1 荒唐的大字报	165
8.2 名门闺秀投身革命	166
8.3 怎样被定为“美国特务”?	169
8.4 夫妻情深	177
九、“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	180
9.1 重庆谈判与中国时局	181
9.2 中国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	187
9.3 “罪状”不能成立	190
十、1949年“天津讲话”始末	195
10.1 劳资关系紧张,刘少奇奉命赴津	196
10.2 决定一切的是干部问题	200
10.3 向资本家“交底”	203
10.4 实事求是面对职员与工人群众	210
10.5 历史的证明	213
十一、秘密与公开:三访苏联	216
11.1 开国在即,秘访苏联	216
11.2 过渡关头,再访苏联	220
11.3 风波突起,三访苏联	224

走近刘少奇

十二、“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	230
12.1 “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	230
12.2 性质相同的两次争论	235
12.3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受到批评而终结	243
十三、高、饶事件与刘少奇	249
13.1 高岗的历史辉煌与政治野心	249
13.2 副主席之间的分歧	252
13.3 高岗的“批薄射刘”及其他	261
13.4 饶漱石的“讨安伐刘”	267
13.5 应有的正常的结局	269
十四、要反对右倾保守,也要反对急躁冒进	274
14.1 反对右倾保守,出现了急躁冒进	274
14.2 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	278
14.3 批评反冒进,反反冒进引发了“大跃进”	282
十五、“三自一包”的风风雨雨	288
15.1 与合作社共生	288
15.2 庐山会议前后	293
15.3 再度兴起与消亡	299

十六、“南下北上”——1961年大调查	309
16.1 困难与警醒	309
16.2 南下：40年后返故园	312
16.3 北上：远足大小兴安岭	319
十七、七千人大会与西楼会议	322
17.1 刘少奇报告，讨论与出气	322
17.2 刘少奇讲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326
17.3 刘少奇存疑，如何评价“三面红旗”	331
17.4 刘少奇担责，常委们自我批评	333
17.5 西楼会议，“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	336
17.6 历史的回声	342
十八、落难：头号“走资派”	345
18.1 工作组：“实行白色恐怖”？	345
18.2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检讨到请辞	352
18.3 强加的政治宣判：《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356
十九、共和国主席之死	360
19.1 7月18日的耻辱	360
19.2 无言的病因	363
19.3 生命的最后27天	366
主要参考资料	371

前面的话

今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诞辰 110 周年。我们谨以此书作为心香一瓣，遥祭伟人在天之灵。

刘少奇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在他的一生中，有辉煌，有坎坷，更有那蒙冤屈死的共和国之痛。为了使人们更真切、更细致地了解刘少奇的一生，我们截取刘少奇人生中的若干个重要的事件或风云岁月，作全面、详尽的实事求是的记述，还历史以本来。

刘少奇的青少年时代与家庭情况如何？

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三顶大帽子下的历史真相是怎样的？

他为什么被称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他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

所谓宣扬“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野心家高岗为什么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刘少奇？

所谓“三自一包”是如何发生与发展的？

“七千人大会”在共和国史上有着怎样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又是怎样被打倒并度过一生中最后一段岁月的？

为了能够全面、真实地解开这些谜团，我们用时年

走近刘少奇

余，参阅了若干历史文献资料，由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教授李义凡写成第一至第九题，张文和写成第十至第十九题，形成全书。

本书还参考了若干同志关于刘少奇生平与思想的研究成果，对于这些同志及其研究成果，恕不能一一列举，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得到了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黄峥副主任、刘少奇研究处马云飞处长、张飞虹副处长的拨冗审正，亦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愿我们更好地进一步学习、继承刘少奇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下，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阔步前进！

作者

2008年6月26日

一、家世

1.1 炭子冲：山川资俊杰

从湖南省省会长沙向西南行约 80 里，就是刘少奇的故乡——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这是一个极平凡的由山峦分隔而成的小山沟，大约 2 里长，从冲尾到冲口像喇叭一样朝北张开着，冲口是一片肥沃的农田。它位于宁乡县西南隅的丘陵地带，四面山峦环绕，四季长流的靳水河横贯其间。它周围最高的山峰叫双狮岭，山下产煤，本世纪初已开始采掘。靳水河发源于距炭子冲 20 多里的西山冲，流经湘潭县、长沙县境，向东注入湘江，全程 200 多里。过去它曾是一条水路交通运输线，人们用船把大米、山货及双狮岭的煤运往湘潭、长沙，再把城市里的布匹、食盐及其它“洋货”运往山区。

自古以来，炭子冲东西两侧的山坡上，从冲口到冲尾，挤挤密密地长满了松树、杉树和各色杂木树，树林间的底层又长满了茅柴，连小孩子也拱不进去。由于这里山多田少，清朝年间当地经常有人进山伐木烧炭，靠此营生，因此，人们将这条山沟取名炭子冲。在东侧的山坡下，有一所坐东朝西而建的砖木结构的四合院，几乎全部被密密的林子包围着。屋门前有一口清冽的池塘，屋后是一座小山。池塘北面宽厚的塘基上，十多棵一抱围粗的枫树并排而立，成为冬天阻挡西北风侵袭的屏障，每到春夏，枝繁叶茂，绿荫满地，把炭子冲装点得浓郁多姿。

这里与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西北隅的韶山冲）相距数十里。韶山冲冲头的最高峰叫虎歇坪。炭子冲的最高峰叫双狮岭。按照我国古代的“风水学”，炭子冲和韶山冲都堪称藏龙卧虎的“风水宝

地”。这里群峰峻秀，河水潺潺，犹如龙腾虎跃；这里万木峥嵘，风景秀丽，令人留连忘返。今天，炭子冲和韶山冲一样，都是到湖南旅游的中外旅客必去的旅游圣地。特别是刘少奇的纪念馆和铜像与毛泽东的纪念馆和铜像于 80 年代分别在他们的故居旁建成之后，不但给这两个山冲增添了更加璀璨光彩的景观，而且又增加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般的传说。

我国早有“地灵人杰”之说，但它只指出了自然环境对人的陶冶这一方面的道理，而没有说明社会形势对人的影响及个人主观努力等因素在人们成就大业中的作用，因而显得片面。还是吴玉章参观韶山时的题词更科学、更完整：“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湘潭县的著名人物有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三兄弟和彭德怀、罗亦农、彭绍辉、周小舟等人，宁乡县的著名人物有刘少奇、何叔衡、谢觉哉、甘泗洪、陶峙岳等人。故乡的山山水水，无疑给毛泽东、刘少奇等一代伟人高山的刚毅、大地的质朴、河水的柔情，给了他们山鹰般的敏捷和聪慧，正所谓“山川资俊杰”。然而，更重要的是，20 世纪中国革命的时势造就了这两位伟人，此所谓：“时势造英雄”。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又与他们杰出的才华、超人的胆略、非凡的远见、刚强的意志和执着的追求密不可分。另外，还必须看到，毛泽东、刘少奇这两位伟人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中国社会的生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深深地打下了他们的烙印。“时势造英雄”是唯物论，“英雄造时势”是辩证法。这在毛泽东、刘少奇等一代伟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988 年，在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典礼和刘少奇铜像揭幕仪式上，国家主席杨尚昆在讲话中热情洋溢地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天，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刘少奇同志九十周年诞辰。

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举行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开馆典礼和刘少奇同志铜像揭幕仪式，是为了表达全国人民对这位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深切怀念，是为了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

一百多年来，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了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中国的无数先进分子进行了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人站在这个斗争的前列。刘少奇同志便是他们中间涌现出来的一位历史巨人。

他从年青时起，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长期斗争烈火的冶炼和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使他具有高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即便在极端复杂而险恶的环境中，他总能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独立地把握方向，打开局面。他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志一起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

1.2 家世

据《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记载，刘少奇家的祖籍原在江西省吉水县（毛泽东的祖籍在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明朝中叶，刘家的始祖刘时显的儿子刘宝作了湖南省益阳县知县，刘时显夫妇俩也跟随儿子一同来到益阳。刘宝离任后，父子们都羡慕湘江之滨的秀丽山川，便没有再回江西，而带着一家大小搬迁到宁乡县城南沩水和靳水之间的芳储乡茅田滩居住下来。若干年以后，刘宝的儿子刘邦益的后代又沿靳水而下搬迁到南塘炭子冲一带居住。刘家世世代代便在这块地方安居乐业，以“耕读传家”。到刘少奇兄弟出世时，已经是第13代了。清朝康熙年间曾任宁乡县知事，后来当了朝廷都察院御史的陈嘉猷，在为《宁乡南塘刘氏初修族谱》作序时，对刘氏家族作过这样的评价：

“南塘刘氏族虽不甚显，而族之人士俱极老成持重、耕读传家，汉书所谓孝弟力田、管子所

谓秀民足赖者庶几近之，吾有以知其族之必大且昌也。”

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再洲(1791—1875)在炭子冲当家立业时，还只有三间旧茅草屋子，生活十分艰难。虽然前辈给他留下了很少的几亩田产，但几乎全部在离炭子冲十多里的茅田滩坟山坪一带，管理十分不便。因此，他只得在附近另租田耕种。刘再洲和他的妻子胡氏带着儿子刘得云勤劳艰苦度日，种田之外，又兼种烟叶，渐渐地家境好转起来，在炭子冲有了自己的田产。刘少奇的祖父刘得云(1833—1882)虽然读书不多，但勤恳老实，乐于助人，很得当地人的敬重。他当家后，继续不懈劳作和积钱买地，逐渐将炭子冲的田产扩大到 60 亩，并且于 1871 年将原来的三间旧茅屋改建成为七间较宽敞的新茅屋。这样，在刘少奇的伯父刘丙林和父亲刘寿生分家时，便每人在炭子冲分得茅屋三间半和田产 30 亩。又在茅田滩坟山坪各分得祖田 30 亩，因此，刘再洲死后 30 年，刘少奇的父亲还动员全家力量为他重修坟墓，并立了墓碑。

刘少奇的父亲刘寿生(又写作刘寿松。因“生”、“松”二字在湖南地方语中发音相似，1865—1911)既会劳动，又是自曾祖父以来几代人中受教育最多的人。他能写会算，心地纯正，在当地人眼中是一位知书明理的人。他为人忠厚老实，办事公道，乡间邻里有什么婚丧喜庆或共同倡议之事，都乐意请他帮忙和主持办理。与他前辈不同的是，刘寿生并不热心于积钱扩大田产和房屋，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他的 4 个儿子中，老大刘墨卿和老二刘云庭都读了三四年私塾，由于子女们一个接着一个出世，刘寿生便让他们俩较早地担负了劳动任务。老三刘作衡读了 6 年私塾，在父亲的督责下，也是操练得写算俱全，父亲去世后，他 19 岁便成了全家的总管，对家庭经济抓得很紧。最小的儿子刘少奇，则是刘寿生特意要让他多读些书的人。刘寿生病重去世前，对 3 个大儿子的交代，就是要让小儿子多读几年书，将来当个好的中医师。刘

寿生教育子女的方法，一方面是让他们入私塾读书，懂得“子曰诗云”，学会作文打算盘；一方面是严格要求，教习耕作的全套本领。那时候，刘寿生除了耕种自己在炭子冲的 30 亩田以外，又在附近租来别人的 15 亩田耕种，而把离住地较远的 30 亩田租种给别人。除了自己带领一家人劳作不息之外，每年还必须在家忙时雇请零工帮助。刘少奇在后来回忆说：“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时间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由于父亲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

刘少奇的母亲鲁氏 1864 年大年三十出生在离炭子冲 5 里的顾庐塘。刘少奇的外祖父鲁桂和有 30 亩田，另外租种别人 20 亩田。他有 4 个儿子、3 个女儿。刘少奇的母亲是女儿中最小的。刘少奇的 4 个舅舅，都在家劳动。鲁桂和一家 9 口人，全靠种地过日子。所以鲁氏和刘寿生成亲，也算是“门当户对”了。母亲鲁氏在 1882 年秋与刘家定亲的时候，刘少奇的祖父正重病在床，一家人忧愁着急，无计可施。于是，按照当地“一喜可以消三灾”的迷信习俗，希图以“冲喜”来解救祖父的病痛。可是，事与愿违，正是鲁氏坐着花轿与刘寿生成亲的那一天上午，刘少奇的祖父与世长辞了。当然，喜事还是照样办完。这一“冲喜”虽然没有能救得祖父的命，却也给体弱多病，人们素以“书生”相称的刘寿生的家庭带来了福音。因为鲁氏虽然没有文化，却长得既聪明秀气，又高大结实。娘家那大家庭中勤劳俭朴的生活又使她从小磨练得麻利能干，不论粗活细活，持家处事，都是能手。所以，鲁氏来到刘家的几十年中，一直是家庭中的主心骨。刘寿生在世时，鲁氏不但将一家包括媳妇、孙儿在内十多口的家庭生活调摆处置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一些男人经管的事，诸如四时农活、帮工请人、对外联络、培育子女等，也能替刘寿生分担部分任务。刘寿生过早去世以后，鲁氏坚韧地挑起全部重担，依靠几个逐渐成年的儿子，克服种种困难，竟使刘寿生在炭子冲的家业不但没有凋落下去，还渐渐地振兴了起来。

以后，又增加了几亩田产，加修了几间茅屋。

许多论著在谈到刘少奇的家世时，都说他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封建家庭”，这未免太笼统。所谓封建家庭，既可以指这个家庭的封建礼教意识很浓厚、很严格，又可以指它是封建地主或封建官僚之家。其实，刘少奇的家与毛泽东的家一样，既没有显赫的门第，也没有万贯家财，而是富农成份。

1952年，由王光美撰写、刘少奇修改的《刘少奇同志简要历史》中说：“刘少奇于1898年11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的一个富农家庭。”这时，全国的土地改革和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这里说的富农，就是刘少奇的家庭成份。

凡是参观过刘少奇故居和毛泽东故居的人都能看出，虽然两家都是富农，但是，解放前刘家要比毛家富有得多。

毛家是在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又名毛顺生）时开始富裕起来的。1885年，15岁的毛顺生与18岁的文七妹圆房成亲。婚后不久，由于家境贫寒、负债过多，毛顺生被迫外出当了两年兵。这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从军队回乡以后，他开始做些小生意。由于他精明能干、克勤克俭，逐渐积累了一些钱，不但慢慢还清了父亲所欠的债务，而且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家业开始兴旺。毛家拥有15亩田，每年可收入60多担稻谷，除去一家5口人的口粮（一年约需35担谷）外，还有近25担的余粮。于是，毛顺生用这些余粮押进田地，收取利息，还兼做贩运谷子、牲口的生意。在岳父家的帮助下，毛顺生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过了一段时间，又买了7亩田，使他家的田地达到22亩，每年可以收入84担稻谷，还雇有长工和短工。在他去世的前两年，他家的屋顶也去茅草换青瓦。所以，毛泽东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及自己的家世时，说他家相当于富农。

解放前的刘少奇家，共有40多亩田，其中包括租种别人的15亩。按毛泽东的上述计算方法，每年大约可收170担稻谷。刘家

不但做大米生意，还开有一个酒店。刘家的房屋结构与毛家十分相似，但面积比毛家大得多，现在我们见到的毛泽东故居，解放前是属于毛家和邻居邓家共同所有的。1950年土地改革时，按当时的国家政策和韶山乡人均九分三厘田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家应划为富农。但是，给伟大领袖的家庭定这样的成份，这对于质朴憨厚的中国农民代表——韶山乡乡长兼农会主席寅秋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考虑再三，寅秋挥笔上书毛泽东，非常策略地询问毛泽东一家有几个人参加分田，请求毛泽东指示。毛泽东接信后，立即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回家乡处理此事，并看望父老乡亲。儿子临行前，毛泽东作了三点嘱咐：家里所有财产分给农民；划为富农责无旁议；付去三百元，作为退押金，人民政府要照章办事、不徇私情，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虽然毛泽东这样指示，但后来韶山农会却给毛泽东家庭定为中农成份。

在此比较刘、毛两家的经济状况，决不是说给刘家划为富农成份有什么问题，而只是为了说明历史事实。况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中，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很多，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领袖形象。“文化革命”中，人们把阶级成份、家庭出身看得极为重要，似乎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一旦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就必定有家庭的“黑暗”背景，似乎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根不正、苗不红”。相反，只要出身于工人和贫下中农家庭，似乎就是天然的革命派，即使他说了错话做了错事，也可以大事化小，解释为“方法问题”而不是“立场问题”。这种唯心主义的血统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盛极一时，断送了许多青年人的前程。虽然遇罗克为批判它而付出了年轻生命的代价，但是其阴魂至今仍未在神州大地上绝迹。

毛泽东多次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与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并成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它却能说明，这